

林淵雜記

紀果庵

—— 竊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近來寫鄉愁的文字漸漸多了，大約也應屬於清談一類，至少是沒有前進思想的，說得更不好聽一點，就是頹廢。也有人加以種種解釋，但無論如何是與時代不能拍合了，似以少作爲是。然我想頹廢之後也未嘗沒有苦痛，苦痛而作爲頹廢的樣子表現出來，乃是更深的苦痛，或即是苦悶。張季鷹思草鱸魚，其動機不全是味覺，乃是在憧憬着另一個理想的境界，即作了「性本愛邱山」的隱士，亦是因爲五斗米的問題，而顧守拙歸田園也。不回故鄉已竟十年，聽說家中變作防軍碉堡，老親踽踽於途，弟妹俱各遠適，實在不能不有所櫻心；古人「不高興可以歸田園居，看門前五柳，作義皇上人，如今我們正因爲回不得家鄉而飄淪在外，則與古人又不相同。然則寫幾段懷想的文字，似當獲得讀者的諒解耳。

天氣漸寒，江南在落雨，杜牧之詩「秋盡江南草未凋，」俗本「未」作「木」，北人遂不及知。今日我身處吳會，才明此情。家鄉來說，棉衣服早上身了，因翻日歷，居然立冬早過，小雪相近。北人視立冬爲重要節日，我鄉農家，均於此日決定傭工的去留。秋天雜糧收割已畢，黍稷重種，禾麻穀麥，收拾進房入倉，委實是斗酒自勞的時光了。冬日無事，不重要的傭人遣去，可以節省一點，好像我在「語稼」一文略已談之。這時園林霜降，只有小麥還微現青色，肥美的園蔬，一車一車入市求售，我記得十六七歲時，現銀一元，可易三百斤，今日說給你，不知信也不信。在廣大的平原上，只有背着荊筐檢拾駝馬遺糞的勤苦老人，蹣跚的走着，我會見趙望雲寫生集有過這樣題材，非常觸起家鄉的景味。靠山的地方，牧羊兒喜放野燒，我外祖家離山最近，冬天又每爲母親歸寧的定期，於是我常和牧兒去燒野火。晚間在

較高的山坡上燒，更有意思，常可延長一兩個小時。還有一種好玩的事，就是在冰上打滑擦，此即簡單之溜冰，而較穿了數百元一雙的冰鞋者更爲健康簡單且有趣耳。吾家距河甚近，在小學時都是於放晚學後約齊到河沿上去，我們將岸上積雪向凍結了的河床，使冰凌益增其滑度，然後從遠方蓄勢跑下去，兩腿稍離開，身體半斜，可以一下子滑出幾丈遠，也有因爲技術差而立即跌到的，則必爲同伴所笑。我是體笨的人，總是在岸上看的機會多，難得下去一次。河東和河西的學生，顯然分成兩派，而入私塾者與大洋學堂者尤齟齬，某年冬天，遂大衝突起來，晚學放過，把滑冰的遊戲，一變而爲戰爭，始而是隔河互罵，繼而投擲磚瓦，最後則衝鋒過去，用七節鞭長矛關刀之類大殺大砍，每天讀的小說正是彭公案七俠五義小五義等，而平常看社戲，也不出軼婦崩駱馬湖云云，不免以展雄飛黃天霸自命，後來差一點釀成人命，校長嚴罰了若干同學，才把戰事停止，許多同學，今日早已不知下落，亦有少數已在大學或中學服務者，不意也快三十年了，光陰在回憶中總是這樣快。

提起社戲，更使人悵惘不勝。年歲承平，鄉下人很喜歡化一點錢，在市鎮上娛樂幾天。不要說戲台下面飯棚子的肉餡餅很遠的便可以逗人饑涎，就是那個賣自製和蘭水和鑼眼補眼的江湖術士，唱着不三不四的歌訣，不也可使人們團團圍住感到極端的有趣嗎？像魯迅先生所寫的坐了烏蓬船看社戲的經驗，我們是沒有的。北方都是駕了車子去，車有兩種，一種即是從先京官常坐的轎車，有很精緻的幌帳，鋪墊，騾馬的步伐要經過相當訓練，既快且穩。即車輪的響聲，也要清脆而及遠，我幼時家中有兩部，社日我必和曾祖母一個車去，老年人喜歡幼年人，其實幼年人是不大高興老年人的，我很聽話，也就不加抗議。另一種車乃是運物的大車，沒有固定的蓬子，牲畜也可以隨便增加，在各種裝飾上皆是極原始而質樸的，因爲平常僅用以拖農作品，甚至運糞，小康之家，沒有轎車，在這種車上加上市製的董棚，謂之蒲籠車，也可以避日避雨，但較之轎車，恰如白蓮船與烏蓬船，不免相形見绌了。無論什麼樣的車子，在野外舞台之下，都要停在至少五十公尺以外的地點，佈成半環形，而將前面的空地讓給直立的觀衆。因之在人語嘈雜萬頃攪動中，車上實

在看也看不好，聽也聽不好。不過我們要明白，看戲的意思初不在戲，乃是在嘆一嘆那喧鬧熱鬧的空氣，我想鄉人生活只怕太單簡了，不能不借社日來補充一番，所以我鄉稱看戲爲逛廟，逛的意思，正指遊玩，水滸傳中「車馬往來人看人，」殆即此景。社戲的日子，則根據廟中神像的生日而定，例如四月十八者，娘娘生日也，曰娘娘廟，在帝京景物略則曰元君誕矣。三月二十二者，藥王生日也，亦不知此藥王是誰，反正有廟會斯爲一般人所歡迎而已。俗曲中有所謂「劃二姐逛廟者，慎勿以爲如在北京之遊覽寺觀，斯不至望文生義矣。

廟會亦即是百貨雲集的日子，搽了脂粉的村女可以買雪花膏梳頭油，也有金質的首飾，都市中過了時的估衣，老農可以買一頂新草帽，選購收麥和收秋採用的傢具，給自己的小孩子買一點花布等等，如我，在志在買一條有銀色的長牙，鬼面，和假鬚鬚。此外則希望從郵政局取到新寄來的少年雜誌，還有一種最喜歡的東西，就是紙板雕成唱灤州影戲用的偶人，這種紙偶，刻得和戲劇中的人物一樣，而身體各處關節，都是活的，用鐵絲繫以細高粱稈，可以在夜街燈下舞來舞去，唱着戲劇中的辭句。同時身體與頭部是可以隨便離合的，如果戰場失風，不妨一刀兩段，更可將同一身體，接種種之頭，忠奸賢愚，聽你之意，我們常常在手工課時，偷偷用圖畫紙雕刻各式各樣的腦袋，以便配到身上玩耍。有一個同學專畫人物面孔，我們不免求他代爲設計，他又能在石板上把戲劇成齣的畫下來，邊畫邊唱邊說，弄得大家上自習時都圍了他，聽他一個唱獨角戲，他尤其善於畫馬，三筆兩筆，神采奕奕，可惜半路輟學就商，不然也許早成爲徐悲鴻第二了，因爲環境的逼迫，不知埋沒多少人才。

社戲既又稱爲廟會，有時也附帶迎神賽會，這完全是民間藝術的表現了，而且連組織也是純粹民間的。他們平時作農作工，到冬天就按性之所近演習起來，唱秧歌的要跳高蹺，耍獅子和龍燈的，要練身段，參加五虎棍和少林會的，便不折不扣的真刀真槍對打對砍。此外像小車會，大頭和尚度柳翠，老漢背少妻等，專以可笑使鄉人快意者，也要加以相當的練習。我在外祖家，常於冬日深夜尚不回家，原來正迷戀於秧歌之蹺工與五虎棍之相打。秧歌有人說是東坡先生編

製的，那自然是有點借重眉山，然其組成，固頗可愛，有漁翁漁婆，樵夫，大家圍起來唱着，脚下都登着高約三尺的木橋，這也如希臘古優穿高底靴一樣，原始藝術在野外演出，非此不足以使觀眾易於看到。唯此種橋工，遂成專技。就中尚有一公子，一小家碧玉，一賣豆者，似是表演春日男女互挑，以歌相應答，而賣豆童子則時時從中搗亂，且歌且舞，配以擊擊的腰鼓，實在是很有趣的。可惜那些歌辭，我不記得，想必有不少很好的東西罷。五虎棍是要打扮成黃天霸賣二教諸人的形狀，穿着舞台上常見的服裝，道過簡單的說白，就相打起來，還想着好像沒什麼意思，然小兒正要在那個去天翻的身上滿足自己的英雄慾望，遂亦有不少的人隨在後面不肯遠去。東坡志林所說三文錢去聽三國演義，罵曹操而喜關羽，與此相近。小車會者，一人扮村姑，坐手車上，實則車乃洞板爲穴，扮演者的腿，照常在地行走，車上所見盤起來而有纏了腳的腿，却是假的，把運足展覽一番，亦是鄉人色情的要求乎？推車者是端起車子走，其節奏須與村姑動作相合，仍有一人，扮作無賴少年，招風引蝶狀，打摺扇與村姑相調，載道派的大人先生，多戒家人不看此會，以爲風化攸關，而我輩小孩，深以爲有意思，對於那一個村中某人扮演坐車村姑出名，正是有口皆碑的稱道着。并不計算教訓云云也。然最具諷刺幽默之感者，要算「燈官」，一人扮作戲劇中之豆腐臉丑角，戴綿帽，官也，騎於木槓上，兩人荷之，又一扮丑婦人，荷如官，則曰官娘子，看者得隨意挪揄，所以哄聲時起，失罵落履，大是熱鬧，名爲燈官，想在當初常在上元節演此，蓋今日我鄉仍以正月迎神賽會爲多也。小民對於所謂「官」者，有什麼辦法呢？除了官逼民反大家揭竿而起以外，輕鬆的，無傷大雅的，這樣來他一下，大約作官的也哭笑不得罷？但亦好像三代以上了，說不定像後來的世界，這種把戲也不作興的，諷刺幽默本亦曾被厲禁也。

節日是社戲以外各區域通行的休息日子。年節自然最重要，約可休息十天，中秋正在農忙，吃而不休息，端午獲麥，例如中秋。兒時新年的記憶還很鮮明，因爲三百六十日才有一個除夕，到底是不平凡的日子，而且這一天的氣象也的確與平時大異，燈火比平時多了幾十倍，不免使整天盼着新年來到的孩子們心頭格外明亮爽快了。我在許多地方過年，

好像無論那裏都比不上北京和離北京只有一百多里的我鄉熱烈而富於情趣。似乎別的地方，在生活上已竟沒有若何餘裕，又像是一個人已竟衰老，看了歲月駸駸，除憂愁與悵惘外，再沒有喜悅之感。我鄉則頑強的與生活奮鬥之餘，還保留着一點孩子好勝與稚氣的心理。即如北京，在風俗人情上，誠然古舊舒緩，而在新年時，則又較其他都市都活躍而年青，想在北京住過十年以上的人，皆有與此相同之感觸罷？求學時期，對年假的期盼，比暑假格外殷切。我每次都是買好幾瓶一得閣墨汁和羊毫筆，預備到家後應付那家老人要求寫春聯。他們穿着毡製的厚重鞋子在長才及膝的夾袍上加了特大的馬褂，早煙管自是不可離的，見面喜歡親切的叫我乳名，又必須夸一陣長得高，學問好，字也寫得好等等，年青人心中或許有點厭煩，如今在城市中每天所見總是俗惡的洋裝和市僧式的短打，一件衣服上增加若干不必要的紐扣，說話烏煙瘴氣，朋友長，朋友短，轉憶那許多篤厚的面孔與裝束，真好似不易再視了。找一個公共集會的地方，例如廟宇或學校等，接受着源源不絕的書件，父親也以喜悅的眼光看着，好像有些高興，不時有人進來吵鬧一陣，原來是討債的糾紛，沒人理會，沒人勸解，遂亦作罷。這種太平時的麻煩現在想着都成可愛，蓋近日鄉下人來此，說是幾年以來早已無年可過，只有天天活埋人的新聞了。

這雅穆的景像在鎮市就更明白，臘月集期有比平時多出幾倍的鄉人，買酒的人背後成一堆小山，口袋裏至少有個廿斤重的陶甕，神紙，臘燭，香料，各式各樣的攤子，使街道上擁擠得走不過去。賣餛飩的鍋子裏如社日一般的放着牛肉的香味，我讀莫泊桑小說 *A Piece of string* 時，記那個老實的鄉下人趕集，所遇到的景象，很容易與鄉鎮年景起聯想。小孩子頂高興的乃是畫棚，木刻板畫還未盡絕迹，運年有餘，日進斗金，滿門吉慶，福祿壽三星等代表鄉人普遍心理的木刻畫到處都有，不一定在舖子裏，商店外壁上也可懸上若干，作為臨時展覽的所在。不過這種畫到底沒有「天津鍋店街東華石印局」印的新式石印年畫受歡迎，老太太管這種畫一律叫做「胖小子」，意思是多福多壽多男子，年青夫婦爲了怕羞不肯買一張子孫滿堂的石印畫，老太太還得叨叨着，另外托人弄一張掛在新房裏。至

令我懷念那種畫着「一家團聚過新年」的木板畫，孫福熙君在「北京平」中記云：「有一幅是比較寫實的，畫上十個大字：

「新年多吉慶，闔家樂安然。」

一間大堂屋中，上面四盞外緣內白的磁罩洋燈放下光明。兩個大花甯子下各有一坑，左邊坑上是一羣小孩在擲骰子，右邊坑上是一桌菜。男女老幼五人在聚食，五人以外，旁邊一個還不會多吃飯的小孩，爬着玩。兩邊坑上很整齊的疊着綢被，紅綠相間，上面是枕頭。室中方桌邊三個女子忙着作餃子，北京人除夕且作且吃幾乎要吃一夜的餃子。怎麼知道他們忙碌呢？他們神情是忙着的不必說了，他們不肯停手，餃子裝滿筐子了，不是自己搬開去，却讓一個小孩頂在頭上送過去，看看這一點很可以知道他們忙了。也因爲忙的緣故，他們各讓自己的小孩自由，不加干涉。女孩子天生成的不惹禍，永遠是文雅的在母親袖邊，看桌上的忙亂。一個男孩見那個小孩用頭頂餃子筐，他忌妒了，伸起手趕過來說，「讓我頂！」你想，給他一撞，桌角上的一盞洋燈與一支燭台上的火光都抖抖的亂起來了。成筐成筐的餃子由一個女子在整理，一只貓坐在桌上管餃子，十分的豐富與盛平景象。人家說：「那個貓兒不偷腥？」然而這個貓兒，聽話又聰明。你說他吃得大飽睡着了，我要爲他擔保，你不看見他旋轉着耳朵在留心嗎？每張坑的旁邊有一灶，餃子已送到左邊灶上在煮了，一個婦女持勺子在攪動。右邊的，已滿鍋的饅頭，也要開煮了，灶君在神龕中閉了眼睛看着這些事。左角四隻大筐，寫着：「金銀滿囤，」每個筐中滿是金銀錢幣與珠玉元寶，火光騰騰的照在扶杖的白鬍子老人與中年男子的旁邊。一個懷中抱着的小孩，不知什麼事，推開娘身，硬要去玩一回，我似乎聽到鈴聲，一看是掛着紅球的一只吧兒狗向門口走去，兩個工人，一個提壺，一個雙手捧火鍋進來。門口紅地黑字的聯語是：

「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

門上是玉堂富貴圖。一隻豬一脚擺進來了，我也不知道他來是幹什麼的，大概是亥年刻板的，那末是辛亥，革命的

一年刻的，還是更早，己亥年？」

這文字可算得委曲詳盡。中國人有什麼企盼呢？如周知堂先生在中國思想問題所云，還不是飽食暖衣。孟子所說的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幼時覺得真乃稀鬆平常，但現在想想，實在已是很不容易實現的境界。無怪乎活在我們三千年前的先哲已竟在心向往之，大約自時間空間兩方面計算，這種烏托邦還都是只成其爲烏托邦也。孫君的題目叫做「畫餅充飢的新年多吉慶，」「北京乎」出版則乃一九二七年，距今日亦十五年以上矣，那個時候看此景象爲畫餅充飢，此刻便連餅也畫不起來。最近幾年不知北京的年畫還有沒有，按一般事實估計，也許早就打在「節約」之內。就是我在北京的時候，木刻的年畫，已不多見，畫年景的，都是劣品石印，在吃飯的方桌上懸着荷葉罩子的電燈，煮飯的新媳婦則着高跟皮鞋，小孩子也有半段洋服，使人感到一種沒落與不爭氣，果然，隨着國步也漸漸艱難，而過新年遂只成爲記憶上的事了。

雖然亦懷嘆着賦課的煩重，兵差的絡繹，到底那個時候還有幾天承平可享。除夕晚上，我和叔叔共同工作畫好花草和貼着種種詩句字樣的紙燈迎點着了。大街上賣冰糖葫蘆的更起勁的吆喝着，父親把擦得雪亮的保險燈帶子旋得更高，炭爐上燉的水絲絲的要滾了，長工將各式各樣的糖葫蘆買來父親分給我們吃，第一個到我們家辭歲的一定是六祖父，這個有點傻氣的老人，不肯叫他兒子上洋學，每天過着糊塗日子，把農產品大半被傭工偷了去，說話有點口吃，一進大門必高聲對祖父說：「二哥在家嗎？今年年三十天氣真好哇！」我們偷偷笑了，迎接進來，祖父和他，還要互相謙讓着賀年禧，多半在這當兒我們這些孩子也結成一大隊去族人家裏辭歲了，我平時少出門，領隊的不是比我小的國壁便是七叔，他們真是長於辭令，邊走邊說，把我們都逗得哈哈地笑。若遇見長輩也出來辭歲，就說：「大叔，我在你家給你磕下了。」意思是我已竟在你家給你賀過年禧了，現在不欠你的債，磕指叩頭，不磕頭算不得賀年也。這種跑東跑西亂磕頭的事，乃變成孩子們的有趣遊戲，而且是一年一度的。頭上戴着紅石榴花的老太太，穿着新布棉袍的老頭子，如北平兒

歌所云：「糖瓜祭灶，新年來到，姑嫂要花，小子要炮，老頭子要一只新毡帽。」蓋確有年青的徵象，而湧起多少歡喜之思，雖然人也隨歲月老去，質樸的人，不過抱着「天增歲月人增壽」的觀念，固亦無我輩之無端惆悵耳。

—— 女人們換了新衣服，平常輕易不出門，元旦也得了解放，僕人則多半去賭博了，擲骰子或踢鉄球，小孩子得便，也參加進去。年初五以後開始走親戚，古道上有新婚男女坐了車到岳父家去，步行者也衣帽一新，手提紅紙包的點心，小孩子到外祖父家裏，可以得不少壓歲錢，吃得新布袍上漬滿油污是不用提，若是有迎神賽會和社戲，那就更瘋狂起來了。

歲時伏臘走村翁，當此文刊載時，也許正要過着所謂「新年」，但是我們從那兒去領略一點年青的感覺呢？連青菜也貴到二百元一擔，昨天我們學校的工人S把老母和妻子都從二千里以外的家鄉接來了，說是已竟沒飯可吃，他的弟弟則將房屋和田地一總賣了四萬元，到上海去謀生路，也不知究竟如何，孤注總是擲了。我想着里中小兒，還有沒有到河床上打滑擦的興致呢？北京還有沒有餃子吃呢？寫了這樣沒意義的文章，正是要表現一句我常想起的話：

「滿目悲生事。」

卅二年十一月尾